四川民族教育报
文苑
2026年1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田敏 编辑:王瑶瑶 美编:萧月
联4—5

悦读

遇见冬天的美好

冬天的真正到来,往往是从遇见第一场雪花开始的。

雪花,晶莹、剔透,是冬的精灵,从天而降,漫天飞舞,洋洋洒洒。雪落大地,良田盖被,草木披白,这是冬天最美的景致。

冬一来,雪便不知疲倦地飘落,天地间银装素裹。孩子们纷纷跑出户外,在院子里堆起了雪人,打起了雪仗,在冰上追逐嬉闹,好不快乐。有人点起了篝火取暖,火苗跳动,一群人围着火堆翩翩起舞,爽朗的笑声此起彼伏……

冬天的傍晚,天地肃静,大雪纷纷。知己发出盛情邀约:“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屋外白茫茫,屋内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围炉叙旧,或闲话家常,或互诉衷肠。一杯饮尽,再续上,匆忙的时光在此刻静止,真挚的情谊在此处流淌。这是冬的温柔促成的惬意时光。

深冬时节,天寒地冻,百花静默,唯有梅花开得正艳。赏花之人不畏严寒,驻足梅树旁,在缕缕清香中沉醉,于朵朵灿烂梅花间徜徉,即便头顶已泛白,也全然不顾,欢喜地染一身梅香归家。泡上一壶清茶,在茶气氤氲中,将对梅的喜爱付诸笔端,写成诗文,绘成画章。

冬夜,雪落窗前,光影交织。此刻既无人声马喧,也无丝竹乱耳,更无案牍劳形,正是一年之中难得清静的读书时光!手捧书卷,人坐阳台,窗外大雪漫天,屋内围炉煮茶。这样的阅读,既有古人的悲喜,亦能感受当下心中的变化。读到精彩处,端起热茶抿上一口,惬意舒适,温暖美好。

冬天到了,年也就近了。忙忙碌碌一整年,此刻终于可以歇息了。于是,人们以不同方式迎接着新年:常年漂泊在外的异乡人,过年意味着踏上归途,奔赴日思夜想的故乡,去见那挂在心尖上的人儿;而留在故土、不曾远游的人们,则趁着闲暇,携家人奔赴远方——或去温暖的海边,美美地过上暖呼呼的新年,或前往冰天雪地的北国,赏冰灯、观雾凇,在他乡辞旧迎岁。但无论在哪儿,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便是团圆。

冬天,是一场四季轮回的终点,也是另一季轮回的始端。冬天到,万物藏,人们围炉煮酒,踏雪寻梅,静心阅读……这是冬天的蛰伏与养精蓄锐,也是冬天带给人们的独特情趣与幸福时光!

作者:马晓

青年驿站

品读苏轼笔下的大寒

大寒,岁律之终,寒气逆极。对于苏轼而言,这凛冽时节从来不是苦难的注脚,而是生命与天地对话的道场。在他的贬谪生涯里,三个不同年份的大寒,恰似三幅镌刻着苦难与豁达并存的画卷,每一段寒岁光阴,都化作他笔下滚烫的辞章,在千年风雪中传递着不灭的暖意。

公元1071年,36岁的苏轼初离京城,赴任杭州通判。大寒之日,他不顾天寒路远,踏着将雪的暮色独访孤山惠勤、惠思二僧。此行并非闲游,而是遵恩师欧阳修嘱托,借访僧之机体察民情。他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中写道:“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云雾朦胧的湖山,恰似他彼时的仕途境遇,却也暗含“世事混沌守本心”的通透。清可见底的湖水,照见他洗却官场纷扰的澄澈心境,也喻示着为政当洞察本真的道理。林深无人,飞鸟相呼,既藏着他寻觅精神知己的期许,更道尽“孤独处守得住初心,便有生机”的哲思。这份于寒岁中坚守初心、体察民瘼的执着,让杭州的大寒多了几分温润的人文底色。

公元1083年,苏轼贬谪黄州已五载,大寒时节,黄州东坡雪堂寒雾弥漫,故友巢谷千里奔来,寄居堂中,二人相扶共度苦寒。苏轼挥笔写下《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全诗质朴无华却处处充满真情:“春雨如暗尘,春风吹倒人。东坡数间屋,巢子与谁邻。空床敛败絮,破灶郁生薪。相对不言寒,哀哉知我贫。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未能颊我颊,聊复濡子唇。故人千钟禄,驭吏醉吐茵。那知我与子,坐作冀蜃呻。努力莫怨天,我尔皆天民。行看花柳动,共享无边春。”

开篇“春雨如暗尘,春风吹倒人”以料峭春寒衬大寒凛冽,点出雪堂孤居之寂。“空床敛败絮,破灶郁生薪”直陈困厄,却以“相对不言寒”道尽知己默契,无需抱怨,一个眼神便懂彼此清贫。一瓢薄酒“聊复濡子唇”,尽显推己及人的赤诚,比千钟厚禄更暖人心。诗中对比“故人千钟禄”与“吾辈寒蜃呻”,虽暗含世态炎凉之叹,却以“莫怨天”“皆天民”破之,终归于“共享无边春”的期许。这份在寒极中坚守的情谊与豁达,让雪堂的苦寒,化作了照亮人生低谷的精神微光。

时光流转,世事难料。公元1099年,64岁的苏轼再贬儋州。海南的大寒虽无北国冰封,却因荒僻贫瘠更显凄苦。他在《纵笔三首·其三》中写道:“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北方粮船不至,米价飞涨如珠,他已半月未曾醉饱,生活困窘到“食无肉,居无室,病无药,出无友”。但这位老者并未沉溺悲戚,反而从乡邻的温情中寻得慰藉:“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腾吾。”明知次日是祭灶日,善良的邻人定会送来祭肉与酒,这份对人间温情的笃定,让荒居的大寒暖意融融。此时的苏轼,早已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在与儋州百姓的相濡以沫中,把极致的苦难酿成了平淡的诗意,让岭南的寒江之上,飘起了人间大爱。

“行看花柳动,共享无边春”,这份穿越千年的乐观,正是苏轼留给每个寒冬里的珍贵馈赠。他用笔墨告诉我们,无论风霜如何凛冽,坚守初心、珍视情谊、热爱生活,便能在最冷的时节,寻得最暖的光!

作者:刘建峰

五花海

童年冬天

抬眼是灰褐色的山峦,起伏连绵,一眼望不到边。近处是高大的树,叶子早已掉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擎在半空,棱角分明,颇为骨感。而天空,通常也是灰蒙蒙的,整个冬天,放晴的日子好像掰着指头就能数完。这样的日子读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总有一些压抑堵在心口,闷沉沉的。可以说,乡村的一年四季,我最不习惯的就是冬天。

寒风呼啸而来,从你身边掠过,干冷干冷的。风吹在脸上,像一把小刀子轻轻刮过,一阵生疼。即便身上的衣服裹了一件又一件,像一只冬眠的蚕,里里外外,严严实实,可依然抵挡不了这铺天盖地的寒冷。更何况,那时家中比较窘迫,别说暖气和空调了,就连电火炉也没有。

唯一暖和的地方,那一定是柴房的火塘了。生一堆火,坐在火塘边,慢慢烤着,丝毫不愿挪动一下身体。火苗扑簌簌地燃烧着,柴烟是青色的,带着点玉米秸秆的味道,酥脆酥脆的。倘若火塘边又放着几个土豆或者地瓜,那就更不愿意离开,直到它们慢慢烤熟,把肚子填饱了,才肯离开柴房,回屋倒头大睡。

屋子是土坯房,屋顶覆盖着青灰色的瓦片。在瓦片的缝隙间,一些野草总能想方设法地在那里安家落户。它们一株株地长起来,有飞蓬草、狗尾草、小白蒿等,就那样随性地生长着,高度差不多能没过小腿肚子。屋后是一片梯田,一层一层,一直延续到后山脚下。屋前是一片竹林,一年四季翠色常青。平日里,我喜欢搬一把椅子,安静地坐在院坝,盯着门前的竹林,想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思绪放空。

屋子虽偏僻了点,可住着却很舒心。院子不大,每日都会打扫,看着干净整洁的院落,心情也大好。院坝里,种了些花草,婆婆丁、垂盆草、牵牛花……这些都是奶奶在农田干活时采挖的,长在农田肯定会与庄稼争抢肥力。这些花草都带着野性,也就不用精心照料,一点土壤,一缕阳光,一丝雨露,它们就会长得蓊蓊郁郁的。

院子旁有一口大水缸,缸里的水都是露天的雨水,看起来有些浑浊,那是专门给喂在圈里的小猪喝的。放学后,我会去田里割点猪草,把草剁成均匀的小段,又从水缸里舀一些水,把猪草煮熟后倒在槽里喂给它们吃。我曾在水缸里养过一些鱼,就是从小河沟里捉的小麻鱼儿,身体灰扑扑的,个头长不大。每次放学回来,我都会在水缸边停留很久,看着那些鱼儿欢快游着,心里感到一阵欢喜。

在乡村,一年四季都可以听到鸟叫声。春日里,它们在盛开的花朵间耳语;盛夏里,它们在茂密的树叶间捉迷藏;到了秋天,你总会看到,一群群麻雀从天边飞过,传来一声声清脆的歌唱。即便是在大冬天,大雪封山,你早晨醒来,站在院坝里,也会在一棵柏树枝上寻到它们的影子,柏树枝上覆盖着雪,它们似乎正在寻找些什么,时而蹦跳、时而啄啄。

如果说最惬意的,当然是坐在院坝的椅子上,慢悠悠地晒着太阳。毕竟,谁能真正拒绝冬天温热的阳光呢?背靠着椅子,不一会儿身体就暖烘烘的。只要天气够好,大半个上午,都可以赖着不走。太阳光打在脸上,十分柔和,像一缕缕镶嵌着金边儿的丝线。就连头顶的天空,似乎也变得更加高远、更加深邃了。远远的天空,看不到一片云,瓦蓝瓦蓝的,像一望无际的海。

但只要太阳一下山,寒冷就会不请自来,而且十分迅速。这时便不能在院坝里逗留了,得起身走进屋子添一件衣服,或者走进柴房烤火。母亲一定在忙着准备晚饭了,腊肉切成碎丁儿,与土豆丝、青椒一同小炒,十分爽滑。锅里煮的米饭,喷香喷香的。可以再烧个菠菜汤,保准儿一个鲜美。

见我进屋,母亲总是会给我泡一杯蜂蜜水喝。她先取出存放蜂蜜的瓶子,再用筷子夹了一些蜂蜜,一边慢慢注入沸水,一边用筷子轻轻搅拌着蜂蜜。等温度合适,母亲把蜂蜜水递过来,嘱咐我要趁热喝。我接过杯子,双手捧着,暖意融融。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蜂蜜水甜甜的,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感觉整个身心都融化进了那抹甜里了。只不过,喝了热乎乎的蜂蜜水,肚中已经半饱,晚餐也吃不了很多,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一大桌好吃的。

天色渐渐暗下来,屋顶的炊烟却渐渐浓了。小桌旁边,家人围坐,灯火泛黄,饭菜可亲。冬天就这样悄然流逝,不过,跟着冬天一同走远的,还有我那一去不返的童年。

作者:管淑平

台灯下的少年

光芒垂落如流光瀑布
这冬夜便澄明了
四壁之间,你是唯一的岛屿
在纸页间迁徙
从根号向银河的流域跋涉

哈气在玻璃上凿出小小的海沟
叅考书脊列队成远山的轮廓
秒针推着雪橇运送凝固的分秒
墨水瓶投下悬而未决的深井
而笔尖正试着打捞将醒的野草

忽然传来运煤车钝重的喘息
自郊野的静脉缓缓而过
震动使窗格萌生新的裂纹
如同薄冰下初次舒展的叶脉
你抬头,瞥见自己的额发
正在演算未落尽的晚霞

而那片橘子忽然在掌心复活
在昨夜削铅笔的旋涡中
一瓣被遗忘的,半透明的太阳
所有被函数模糊的归途
此刻你是掌灯的人
也是逆流而上的舟
小小的光
裹着整个季候未启程的雷声

远处收拢的冰雪
在沟渠里练习开化的赋格曲
暖气片哼着铸铁的摇篮歌
你的影子正攀爬月历牌
那道陡峭的斜坡,在那里
一月是支边角微卷的冰凌

当眼眶蓄满北风的铜镜时
台灯垂下光丝的垂钓线
悬着所有冻僵的疑问
而你在漩涡中央垂坐
如一株准备开花的石墨
在长夜蚕食的峭壁间
与下坠的星球
保持危险的匀速

笔尖忽然在某一页
推开新年第一株浆果的林隙
数不清的地址正抖落邮戳
从指关节启程
钟摆把碎雪扫向左边
右边蓄满未拆封的邀请函

而窗棂外,有人轻轻
叩响春天的窗

作者:郑显发

班达星光

题记:有些地方从地图消失,却在生命里成为坐标——那三年(1996——1999),我是班达村小唯一的老师。

婚宴的铜壶斟满月光
三十年醇过咂酒香
盂屯河谷的风翻动记忆
我又看见那座石片覆顶的矮房

第一堂课碰响目光
汉语在藏语间摇晃
多吉的羊群帮我点数
加减法写在草坡上

柴火在雪夜门外生长
像某个突然完整的愿望
村民们躬身递来火种
照亮了复式教学的时光

锅庄把火塘跳成太阳
年猪肉在电话线里飘香
当入党申请被星光批注
我学会以海拔丈量成长

地震搬走了整个村庄
岁月在河坝地续写诗行
只有铜铃还挂在云上
摇响当年未落的铃铛

此刻我举杯饮下时光
尝出荞麦混着粉笔霜
那些刻进年轮的晨昏
已长成骨骼里的光

而当年数羊的孩子
正用双语丈量远方
他们带回山外的彩虹
嫁接在故乡的断崖上

班达——这个消失在
地图册里的名字
正以星光的形态
在我每个路口执灯照亮
每当星光落满窗台
仍有酥油茶在字里行间
缓缓沸腾

作者:夏子海

注释:班达,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下孟乡所属高山村寨。村内小学为典型的“一师一校”教学点。该教学点于2003年随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撤并至下孟乡小学。2008年汶川地震后,因地质灾害隐患,整村搬迁至河坝地区,与原四门村合并设立嘉康村。

青春翰墨

短暂同程,微光永存

我独自乘坐从中部开往西部的火车回家。

列车驶入隧道,窗外一片漆黑。无聊中,我打开手机里名为“我们”的相册,第一张照片上是两个小女孩坐在自行车上的笑脸,回忆随之漫溢开来。

我的家在西北农村,四岁上学时,常搭邻居姐姐的“顺风车”——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她的爷爷蹬车,我俩挤在后座。姐姐总坐在后面护着我,夏风吹过,我们分吃橘子味的冰棍,以为友谊能像夏天一样漫长。一年后,她随家人搬去城里,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如今我学会了骑车,却总想起那个被环护的温暖姿势——她给了我最初的安全感。

后来,父亲买了辆红色三轮车,邻家女孩也加入了上学队伍。我们在车斗里分享零食、玩游戏,十分钟的路程载满了快乐。我们拉钩约定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小学毕业后,她去了市里读书,我留在县城。起初还有相聚,后来渐行渐远,只剩下生疏的寒暄。那段时光教会了我分享与真诚,那份纯粹的快乐成为我对待人际关系的底色。

隧道尽头,窗外重现丘陵与夕阳。这让我想起初中时乘坐的拥挤班车。有一次,在昏暗的车厢里,有人不怀好意地拍我,一个扎马尾的女生立刻出声制止。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成了六年的固定旅伴。她男敢正直,也细心体贴。我们在车上分享青春心事,听同一首歌,看窗外四季流转。高考后我们各奔东西,联系逐渐稀疏,但她教会我的勇气,始终留在生命里。

夜色渐深,窗外灯火零星。上大学后,我第一次独自乘长途火车,对面铺位的女孩与我攀谈起来,发现我们同路。开学后,我们成了彼此的“搭子”,一起适应新生活。我曾以为这段友谊能贯穿大学始终,但不同的专业与社团让我们逐渐疏远。就像这次返程,她已改签,只剩我一人。

广播响起,家乡的站台就在前方。我收起手机,那些曾经同行的面孔已散落四方。我们像行驶在不同轨道上的列车,只在某些路段短暂同行,共享一段风光,然后各自远去。我曾遗憾无法长久并肩,如今却渐渐明白:友谊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永恒的相伴,而在于交会时照亮彼此的微光。

每个阶段的朋友,都像一束独特的光,照亮过我某一段路程。自行车后座的守护、三轮车上的分享、班车上的勇敢、火车上的聚散,这些光并未随分别熄灭,它们融进了我自己的灯盏里。我带着所有这些光亮,继续前行。

列车停稳,我提起行李独自走下站台,心中并无凄清感。若将成长比作列车,那么阶段性友人的来去便是乘客的上上下下,皆是常态。短暂同程,微光永存。我感激每一段同行的时光,也学会了在每一次离别时怀抱祝福。我不再是那个因分别而哭闹的孩子,因为我已懂得,正是这些或长或短的陪伴,雕刻了今日的我。

点评

这篇散文以火车旅行为线索,串联起不同阶段的友谊记忆,展现了成长中人际关系的流动与沉淀。作者用自行车后座的守护、三轮车上的分享、班车上的勇敢、火车上的聚散等意象,勾勒出友谊的阶段性特征,传递出“短暂同程,微光永存”的深刻感悟。文字细腻温暖,情感真挚,将人生比作列车,友人比作乘客,生动诠释了“相遇是偶然,离别是常态”的生命哲学。篇末“雕刻了今日的我”一句,道出了所有相遇的意义——它们共同塑造了现在的我们。全文结构精巧,语言优美,是一篇充满哲思的成长随笔。

作者:李娜